

索菲对我说，你先去远处转转，不要回头看我。我就背对她往巴黎宠物公墓深处走去。公墓位于巴黎北郊的塞纳河畔，不闻市声，只有鸟鸣。徘徊在排列大体整齐的墓位间，观看墓碑上那些宠物的照片或雕像，还有扫墓者留下的鲜花与祭物，心中不免与此前参观过的埋人的拉雪兹、蒙玛特、蒙巴那斯等墓地景象相比，觉得除了墓体较小外，整个儿的氛围是完全一样的，那就是亲情流溢，生者与死者在这里可以对话，继续心灵间的沟通。

那天是典型的巴黎天气，时而云开光泄，时而细雨霏霏。那时墓园里除了我和索菲，只有一对老夫妇，我依稀看见他们在那边一个墓边弯腰摆放盆花，本想用望远镜头拍张情景照，想到老友索菲为她的狗扫墓都不愿我干扰，怎能去惊动那对陌生的夫妇呢？我把镜头对准了身边的一座猫、狗合葬墓，猫名琵琪逝于1992年，活了12年，狗名尼可拉逝于1997年，享年15，可知主人事先就买下了足以葬下它们的穴位，顶部呈波浪形的黑色大理石碑体上，两位的玉照都是被女主人拥在怀中拍下的。

流连间，索菲走了过来，眼角的泪

在巴黎宠物公墓读诗

□刘心武

痕尚未拭净。她主动为我翻译那些墓碑或座石上的题词。“十二年里/我们共同度过/那些好的和坏的日子/刻在我心中的记忆/岁月也不能剥蚀”，这是为一只名为茜贝的猫，“你/我们的狗/比人更有人情味/有的人会在某个时刻背弃/而你始终如一/甚至在我们倒霉的时候/我们心灵深处/你排名第一”，后面有一家人的签名。“一颗真诚的心/用毛包裹/六公斤是纯粹的爱/你给予我们的欢乐/无法用言辞表达”，6公斤的猫咪爱米丽，逝后获得如此厚重的溢语，天堂有知，该怎样幸福地微笑？索菲告诉我，这座占地数顷的公墓，是1899年由马尔格利特·杜朗侯爵夫人捐建的。当时她死去一匹爱马，就葬在了公墓一进门的地方。进门那座很高的大狗雕像下，则是墓园里的第二位入葬者，是杜朗夫人家乡阿涅尔市的市政府来

公葬的，那里是个滑雪胜地，那一年发生雪崩，这条名为巴帕利的义犬一连救出了40个遇难者，却在去救第41个时，被那心慌意乱的家伙开枪打死了。我们在参观中发现了几个鸟墓、一个猴墓，其余几乎全是猫、狗的墓葬。

西洋人的墓地重艺术装饰，重氛围的营造，巴黎那些葬人的墓地里，有更多的题词、题诗。但是，人对人，有时就不能免除虚伪，绮丽动人的诗句，也许是违心敷衍的产物，这宠物墓地里的题词、题诗就绝不可能含虚伪的成分。据说这是目前世界上惟一正式经营的宠物墓地，墓位基本上已满，新申请者要等到购买期满的旧墓位，才能启用那法定等待续期款以后，才能启用那墓位，而且费用不菲。若不是心中真有挚爱，谁会为死去的动物图虚荣写虚伪的词句呢？

索菲说有两个最好的题诗我一定要听她翻译，说着就把我带到那两个墓前。一首短的：“我的欢愉我的悲愁/都能从你眼里看到/这是双重思想的光芒？/你逝去了/可你的眼光还在我眸子里”；一首长的：“这里安葬着狄克/我生命中唯一的朋友/内疚刺痛我的心/我曾那样粗暴地将它训斥/想起那时它脆弱的样子/惊异于我怎么没及时中止？/现在我多么孤寂/想对它说再也也不会粗暴/期待着梦中相会时的原谅/狄克的主人真心实意地深爱过它/正是因为他相信它懂得这爱/我心里才不再一阵阵疼痛”。写下这些句子的都不是诗人，可能谁说这不是诗？

不过墓园里更多的墓上只有一句“我们生活中的挚爱”、“永生难忘”之类的简短题词，又转到索菲爱犬咪噜的墓前，素净的花岗石墓碑上只有名字和生卒年，像这样的处理方式也为数不少。我望了索菲一眼，她眼角又有泪光。我知道，咪噜是在她生活最艰难的时刻来到她家的，却在她生活得到提升时溘然而逝，那共度的岁月里有许多诡谲的遭际、幽深的心曲，她那眼角的泪光，不就是为咪噜吟出的诗句吗？

传说中，圣人孔子的女婿公冶长懂得鸟语。这会是一种多么非凡的大本领。圣人择婿的标准不会含糊，仅凭懂鸟语这一条来看，公冶长就是一个异常特别的人。关于动物是否有语言有思维，一直是人类极想知道的一个秘密。我们称动物为“它们”，对其既无比友善又无比残酷。我们与它们之间的关系真是纠缠不清，一言难尽。在漫长的历史中，我们从它们当中选出了一些代表，如猫和狗等，来与我们做更亲密的接触，来陪伴我们，使我们孤单的心稍稍得到了一些安慰，生活中的不安也得到了一点缓解。猫与狗的柔顺和勇敢，还有聪慧和忠诚之类，常常让人叹为观止。“它们”是多么浩大繁杂的一个群体，仅仅派出了猫与狗这两个使者、两个灵物，就使人类有了无穷无尽的话题，有了无穷无尽的依恋，还有无穷无尽的故事。它们以完全不同或似曾相识的风度和姿态，赢得了人类的好奇心和同情心，还有发自内心的爱意。可是人类对于动物的虐虐，也往往集中在这两个生灵身上。有人说到了狗，并从自身的经验和观察中得出了一个结论，说：“只有人对不起狗，没有狗对不起人。”

人类情感麻木的时候才会冰冷无情。他们一旦变成了这样，就会毫无怜悯地杀伐动物。这种杀虐不仅规模大，而且历时长，使用的手段十分残酷。有人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折磨动物，从这种折磨中获取邪恶的快感，并从它们身上获取利益，两手沾满了罪恶。物质欲望覆盖和遮蔽了人性，人就成了最残酷的动物。比如人竟然在活熊身上常年插了导管，以源源不断地取得胆汁；为了得到鲜嫩的肉品，竟将死良地直接从活驴身上选择部位割取；那些现代化养鸡场，则让每只鸡一生固定在不能移动的极小空间，将其当成了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机械零部件。凡此种种数不胜数，也不忍列举。只是没有人问一句，人类这样下去，不害怕什么在暗中诅咒我们吗？

一时难以回答。人们只看到了降临在自身的可怕的灾难，比如恶性疾病和瘟疫的肆虐，还有一瞬间令几十万人丧生的天灾。在这种生命无力抵抗的脆弱面前，人类除了必要的坚强，还需要更多的对于其他生命的怜悯，需要唤回自己麻木的情感。人类或许会于某一个可怕的黑夜，隐隐听到动物们发出的诅咒之声。这诅咒真的是施向人类的。

人类无论愿意与否，事实上都在接受这种诅咒。如此之多的诅咒散布在天地之间，我们人类又怎么会受得了呢？要知道这既不是迷信，也不是超验意义上的假设，而是心的逻辑，是现实中无法回避的一个大问题。它将越来越显赫地摆在我们面前。有人于十多年前提出了一个假设，就是人类如果有一天完全摆脱了食用动物，能否走入全新的完美呢？这个阶段将是空前的文明在发生，无测的灾难也会相应地降到最小。总之，一切都是一个重新开始。这种设想不仅与佛教教义完全吻合，还包含了世俗生活的直接觉悟在里面。

事实上，人在冷漠无情地对待动物的同时，对自身的伤害也是同样惨烈的。这种惨烈由于没有直接感到剧痛，所以也就被忽略了。但它的结果一定会以其他方式复制和散布开来，比如战争和种族迫害、人与人之间骇人听闻的酷刑，这一切都类似于残害动物的一场场复制。原来人性的丧失，就是在这种残害动物的尝试中逐渐完成的。人对动物施暴的过程，也是双手沾上鲜血、耳廓听到嘶喊的过程，这种颜色、这种声音一旦渗入心底就会驻留不去，罪孽感一方面折磨了我们，另一方面又在奇怪地诱惑我们。

我们像孔子的女婿公冶长那样，具备与鸟对话的能力，大概是一种奢望。但是亲近动物，与之发生更多的交流，这种可能却一定是存在的、并不十分困难的。这些事情看似简单，却真的是我们生存中最大的一项幸福工程。

我们现在看清楚了“铁马甲”。

铠甲的式样，极笨极重，即令“极其长大的”吕布也无法承受得了，主场故伎重演，启动“凡尔”，制服大熊，注射麻醉，然后哐啷一声用“铁马甲”把大熊整个身体“铸”了起来，它使人不能不联想到中世纪欧洲的“贞节裤”，两者的区别仅仅是后者的“窗口”开在泄殖腔，前者的“窗口”刚好开在肝脏。披挂以后的大熊仍然每天可以抽胆汁，可以做果冻状颤抖，却无以自残，运用之妙，足以使古之酷吏惭愧的。

说来也真不可思议，一看到“铁马甲”，原拟起义的大熊突然都安静了。

“铁马甲”的厉害，可见一斑。主场得意地说，熊最喜挠痒痒，也最怕挠不着痒处，该刑具一上身，闷热之下，必定虱蚤狂生，到时候即令是“霸王”也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地向他乞食乞命。

主场长相鹰视而狼顾，自称姓来。该不是著名酷吏来俊臣的后裔吧。

临走时只听他呵斥手下说，快剥！熊皮要趁热剥，剥得更好。

离开仙人桥时仍然没人说得清楚仙人桥的来历。说法很多。给我印象最深的说法是很久很久以前长白山人熊相搏太烈，轩辕皇帝(有熊氏)知道后认为是人熊语言不通所致，于是在此造了一座大石桥，称但凡人熊一过此桥便心意相通，可以互不侵犯。

问题是人们普遍相信此桥乃宝物所造，于是拖家挈口、呼朋招友地去拆桥。

于是人熊之间不再有沟通的可能，而责任仍然在人。

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问问，现在有多少人知道，我们祖先的图腾曾经就是一只大熊；不信的话，你至今还能挖出残桥的石碑来……

离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

□李娟

有一个冬天的雪夜，我们围着火炉很安静地干活，偶尔说一些远的事情。这时门开了，一个人挟着浓浓的寒气进来了。我们问他干什么，这个看起来挺老实的人说：“你们要不要黄羊？”

“黄羊？”我们吃了一惊。

“对，活的黄羊。”

我妈就立刻开始和建华她们讨论羊应该圈在什么地方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她们已经商量好养在煤棚里了。

然后她转身问那个老人：“最低多少钱卖？”

“10块钱。”

黄羊名字里虽说有个“羊”字，其实只是像鹿一样美丽的野生动物，体态比羊大多了。

我也立刻支持。

见我们一家人都高兴成这样，那个老人也满意极了，甚至还有些骄傲的样子。

给了钱后我们全家都高高兴兴跟着他出去牵羊。门口的雪地上站着个小孩，怀里鼓鼓的，外套里裹着个东西。

“啊，是小黄羊呀。”

小孩把外套慢慢解开。

“啊，是白黄羊呀？”

……

事情就是这样，那个冬天的雪夜，我们糊里糊涂用10块钱买回一只野兔子。

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还是挺喜欢这只兔子的，不愧是10块钱买的，比别人家那些三四块钱的可是大得多了，跟个羊羔似的。

而且，它还长着蓝色的眼睛呢！这种兔子又叫雪兔，它的确是像雪一样白的，白得发亮。而且说到天气暖和的时候，它的毛色还会渐渐变成土黄色的，这样，在戈壁滩上跑着的时候，就不那么扎眼了。

我们找了一个铁笼子，把它扣在煤棚的角落里，每天都跑去看它很多次，它总是安安静静地待在那儿，永远都在慢慢地啃那半个给冻得硬了的胡萝卜头。我外婆跑得更勤，有时候还会把货架上卖的爆米花偷去拿给它吃，还悄悄地对它说：“兔子兔子，你一个人好可怜啊……”我在外面听见了，鼻子一酸，突

然也觉得这兔子真的好可怜，又觉得外婆也好可怜……天气总是那么冷，她只好整天穿得厚厚的，鼓鼓囊囊的，紧紧偎在火炉边，哪也不敢去。自从兔子来了以后，她才在商店和煤棚之间走动走动。

我们一点儿也不亏待它，我们吃什么它也吃什么，很快就把它养得胖胖懒懒的，眼珠越发亮了，幽幽蓝的。要是这时有人说出“你们家兔子炒了够吃几顿几顿”这样的话，我们一定恨死它。

我们都太喜欢这只兔子了，妈妈常常把手从铁笼子的铁丝缝里伸进去，慢慢地抚摸它柔顺乖巧的身子，它就轻轻地发抖，深深地把头埋下，埋在两条前爪中间，并把两只耳朵平平地放了下来。

一天一天过去，冬天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。我们也惊奇地注意到白白的雪兔身上，果真一天天、一根根地扎出了灰黄色的毛来——它比我们更先、更敏锐地感觉到了春天的来临。

就在这样一个时候，突然有一天，这只性格抑郁的兔子终于还是走掉了。我们全家人真是又失望又奇怪又难过。

我们出去在院子周围细细地寻找，一直找到很远的地方。好长时间过去了，每天出门时，仍不忘在雪堆里四处瞧瞧。我们还在家门口显眼的地方放了块白菜，希望它看到后能够回家。

那个空空的铁笼子也一直空置在原地……

后来，它居然又重新在笼子里冒出来了……

那时候差不多已经过去一个月了，我们都把老棉衣换下来了，一身轻松地干这干那。我们还把煤棚好好地拾掇了一下，把塌下来的煤堆重新码了码。

就在这时，我们又重新看到了兔子。

我们过来过去好几天，才慢慢注意到里面似乎有个活物，它一动不动蜷在铁笼子最里面，定睛仔细地看，这不是我们的兔子是什么！它浑身原本光洁厚实的皮毛已经给蹭得稀稀拉拉的，身上又潮又脏，眉目不清的。我伸手进去摸了一下——一把骨头，只差没散开了。

不知道还有没有气，看上去这身体也丝毫不见有因呼吸而起伏的感觉。我飞奔去商店找妈妈，妈妈也急急跑来看——

没心思进食了，每头熊都有大祸临头之感，发出求救的呻吟。

彪形大汉身穿白衣，脸上毫无表情。你可以想象他们就像走向一根木桩一样走到三号笼前，闪电般伸出一支特制的铁钩，钩住熊脖子，后者知道大难临头，立即暴目龇牙地哀嗥起来，熊屎当即滑落而下……

熊的力气当然很大，但是当它的四肢被铁钩“摆平”成一个黑色“大”字以后，也只能像十字架上的殉难者一样，无力地垂下头来哼唧。

这是一只体形小于棕熊的黑熊，也被叫做“狗熊”。由于现在胸腹全裸，酷刑的全过程也就可以一览无余。

熊肚上熊毛剃净处有一道永远不能痊愈的刀口。

在相当于人类肝区的部位(右肋下)，人们用手术为它造了一个瘘管，直通熊的胆囊，外连一根透明的塑料软管，平时用一种黏性很强的敷料把软管和创面紧包扎起来，抽取胆汁时打开包扎，将针筒插入塑料软管即可。

那么，这样的过程就是敲骨吸髓的过程了——在墨绿色的胆汁被迅速抽吸时，可怜的熊张大着嘴，两眼暴突，肝区痛得像果冻一样颤个不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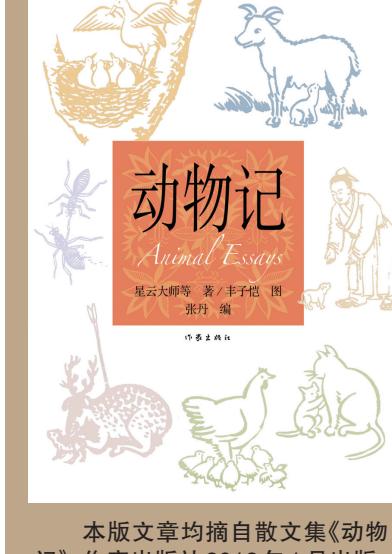
最要命的是，那针筒为了等候胆汁而抽时停顿，熊的哀叫也就呈现一种间歇性的上滑颤音，下潜颤音，疼得我们的背部也痉挛起来。

我们仍然无法想象当一种活体在无麻醉时被活活抽吸汁液的痛楚，这一刻我只想到人们活剥熊脑时的狰狞面目和猴的龇牙咧嘴。

但猴只须痛一次便一了百了，是“斩立决”。熊则不然，那一种“凌迟”是永远的痛。

这场酷刑从8点一直持续到10点，惨叫声不断，吓得我们的胆汁都像牛乳一样被榨去体内大量的汁液，就可知道它的寿命是决计不长的，熊场主说，最长的也就在他手里活到过五年，对我们关注熊的

《动物记》精选了60位中外名家的100篇佳作，由6个国际动物保护组织联合推荐，并受到国内96家动物保护组织的热切关注。这些作品从动物的真善美、动物的悲惨处境、人类的残忍、人类与动物的关系等角度直击人的灵魂，拷问人类的罪与罚、责任与义务、道德与良知。相信读者会从中感受到精神的震撼，找到自己所需的“心灵甘露”，进而升华对所有形态的生命——包括人类与非人类的动物——的理解与尊重、悲悯与善意、感恩与敬畏。一篇篇感人肺腑、发人深省的文字配以丰子恺先生的传世名作《护生画集》中的画作，图文并茂，相得益彰，是一部启迪心智、弘扬人性的难得之作。



本版文章均摘自散文集《动物记》，作家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

熊场见闻

□胡展奋

索的，再“力拔山兮”的大家伙，只消被黑无常似的铁钩一钩，就目瞪口呆，颓然若死。

每只熊根据体形大小，每天分别抽取150毫升到200毫升左右，抽完胆汁的熊都很懂事地捂着肝区蜷缩在笼内哆嗦，晶亮的小眼睛，有的还挂着泪……

索变猝然：五号熊为抗暴而拉出了自己的肝肠……众熊哀号，“狱暴”在即。

熊胆自古被列为中药是大名药之一。《本草纲目》载，熊胆苦、寒、无毒，主治时气热盛，暑月久病，痄腮心痛。又为退热清心、平肝明目之良药。问题是，上述疾病并非只有熊胆药才能治，可以替代的药物相当多，且熊是国家濒危保护动物，现

有数量已经稀少，很多年来，憨态可掬的熊在商人眼里只是一堆商品的原材料。饲养员说，平心而论，这傻东西生活在山林里从不惹人，长白山山民几乎都有过遭遇熊的经历。

它有很长的冬眠期，视线较差而嗅觉听觉灵敏，对人的危害远远低于虎狼，一般你不惹它，它和你各行其道。

它又是一个著名的杂食者，野果嫩枝、蛙蛇鼠鱼，荤素咸宜，很少与人类争抢食物资源。

但是匹熊不甘，怀胆其罪。只要想一头熊每天早晨都要像奶牛一样被榨去体内大量的汁液，就可知道它的寿命是决计不长的，熊场主说，最长的也就在他手里活到过五年，对我们关注熊的

痛苦表示极大的惊讶和藐视。在他解释一个男子汉根本不必去理会一个畜生的感受时，熊舍内突然发出惊天动地的惨叫声。

这是上午10点30分左右，我们跟着主场冲进熊舍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：五号笼内的棕熊(也叫做熊马)扒开了创口，把一副肝肠拉了出来高举着狂嚎，血流遍地。

马上有人撞钟示警。马上有应急人员冲进熊舍，挥舞着利斧和大铁钩。

完了。主场说，这畜生这几天已不安分，早该给它穿上“